

朱自清 郁达夫 等◎著

拾得

袖香

名家笔下的「花」



朱自清 郁达夫 等◎著

拾得

袖香

名家笔下的「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拾得一袖香：名家笔下的“花” / 朱自清 郁达夫等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 1

ISBN 978 - 7 - 80222 - 820 - 7

I. 拾… II. ①朱…②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0910 号

● 拾得一袖香：名家笔下的“花”

著 者/朱自清 郁达夫等

出 品 人/方 鸣

责任编辑/张天狮

装帧设计/周吾设计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 × 1000 毫米 1/16 开 印张/16.5 字数/134 千字

印 刷/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一版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222 - 820 - 7

定 价/32.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 64443051 传真：(010) 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出版说明

编者在编辑本书过程中，对于所编选的原文中一些并不符合当下汉语使用习惯和规范的用字、标点符号等未做改动，旨在尽量保留作品的原貌，但对某些明显的文字和逻辑谬误，做了必要的修改，另有部分文字删节，恳请谅解。

本书收录文章的原著权基本完成，因各种原因个别作者还未联系到，请与中国华侨出版社总编室联系，敬奉样书及稿酬。

目录

君子风骨——梅·兰·竹·菊

026	020	013	008	005	002
秋菊有佳色	生命如菊	超山的梅花	蛛丝和梅花	梅兰竹菊	四君子
周瘦鹃	任崇喜	郁达夫	林徽因	周作人	梁实秋

055	053	040	037	033
菊说	小紫菊	清华园之菊	菊花	赏菊狮子林
蔡碧航	张恨水	孙福熙	许钦文	周瘦鹃



- 079 074 072 066 062
- 令箭荷花 周涛
- 想念荷花 琦君
- 荷花 汪曾祺
- 清塘荷韵 季羡林
- 荷塘月色 朱自清



名家笔下的「花」

出淤泥而不染——荷莲

- 102 097 090 083 081
- 莲花 钟敬文
- 观莲拙政园 周瘦鹃
- 莲 周瘦鹃
- 一朵午荷 洛夫
- 荷塘夕照 方瑜



目录

红粉凝霜碧玉从——牵牛·樱花·丁香·水仙

123	120	114	111	108
樱花	樱花	樱花赞	牵牛	牵牛花
倪貽德	茅盾	冰心	叶灵凤	叶圣陶

138	136	132	130
水仙花	水仙	紫丁香	丁香结
钟敬文	黄苗子	张秀亚	宗璞





- 163 牡丹的拒绝 张抗抗
- 160 菜花 孙犁
- 158 石榴 郭沫若
- 156 话说君子兰 冰心
- 153 腊梅花 汪曾祺
- 148 紫薇 汪曾祺
- 144 好一朵木槿花 宗璞
- 142 孤崖一枝花 林语堂

孤崖一枝花——木槿·紫薇等

- 168 马缨丹 吴敏显
- 171 通草花 李广田
- 174 快阁的紫藤花 徐蔚南
- 178 晚香玉 叶灵凤
- 181 夏天的花 叶灵凤
- 184 可贵的山茶花 邓拓
- 191 月夜观昙花记 钱歌川
- 195 花草档案 唐兴顺



名家笔下的「花」

目录

紫陌红尘拂面来——花会·看花等

233	221	216	210	204
谈养花	花园	芭蕉花	看花	花会
凤子	汪曾祺	郭沫若	朱自清	朱光潜

252	247	244	239
望春花的故事	百合花	花香	种花记
柯灵	彭燕郊	洪素丽	张秀亚

君子风骨

梅·兰·竹·菊

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兰，空谷幽香，孤芳自赏；竹，筛风弄月，潇洒一生；菊，凌霜自得，不趋炎热。





四君子

梁实秋



名家笔下的「花」

梅、兰、竹、菊，号称花中四君子，其说始于何时，创自何人，我不大清楚。集雅斋梅竹兰菊四谱，小引云：“文房清供，独取梅竹兰菊四君者，无他，则以其幽芬逸致，偏能涤人之秽肠而澄莹其神骨。”四君子风骨清高固无论已，但是初学花卉者总是由此入手，记得幼时摹拟芥子园画谱就是面对几页梅兰竹菊而依样葫芦，盖取其格局笔路比较简单明了容易下笔。其中有多少幽芬逸致，彼时尚难领略。最初是画梅，我根本不曾见过梅花树，细枝粗干，勾花点蕊，辄沾沾自喜，以为暗香疏影亦不过如是，直到有一位朋友给我当头一棒：“吾家之犬，亦优为之。”从此再也不敢动笔。兰花在北方是少见的，我年轻时只见过一次，那是有人从福建“捧”到北方来的一盆素心兰，放在女主人屋角一只细高的硬木架上，居然抽茎放蕊，听说有幽香

盈室（我闻不到），我只看到乱蓬蓬的像是一丛野草。竹子倒不大稀罕，不过像林处士所谓“竹树绕吾庐，清深趣有馀”，对我而言一直是想象中的境界。所以竹雨是什么样子，竹香是什么味道，竹笑是什么神情，我都不大了解。有人说：“喜写兰，怒写竹”，这话当然有道理，但我有喜怒却没有这种起升华作用的才干。至于菊，直是满坑满谷，何处无之，难得在东篱下遇见它而已。近日来艺菊者往往过分溺爱，大量催肥，结果是每个枝头顶着一个大馒头，帘卷西风，花比人痴胖！这时候，谁还要为它写生？

我年事渐长，慢慢懂了一点道理，四君子并非浪博虚名，确是各自有它的特色。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兰，空谷幽香，孤芳自赏；竹，筛风弄月，潇洒一生；菊，凌霜自得，不趋炎热。合而观之，有一共同点，都是清华其外，淡泊其中，不作媚世之态。画，不是纯技术的表现，画的里面有韵味，画的背后有个人。画家的胸襟风度不可避免的会流露在画面之上。我尝以为，唯有君子才能画四君子，才能恰如其分表达出四君子的风骨。艺术，永远是人性的表现。唯有品格高超的人才能画出趣味高超的画。

刘延濤先生的四君子图，我认为实在是近年来





罕见的精品，是四幅水墨画，不但画好，诗书也配合得好，看得出来是趁墨沉未干时就蘸着馀墨题诗，一气呵成，墨色匀称。诗、书、画，浑然成为一体。四君子加上画家，应该是五君子了。画成于五十二、三年间，我最初记得是在七友画展中见到的，印象极深。如今张在壁上，我乃能朝夕相对，令人悠然心远，俗虑顿消。画的题识是这样的：

最是傲霜菊亦残，更无雁字报平安，
少年意气消沉尽，自写梅花共岁寒。

故园清芬久寂寞，滋兰九畹不为多。
殷勤护得灵根旧，我欲飞投向汨罗。

高节临风夏亦寒，虚心阅世始能安，
于今渐悟修身法，日日砚田种万竿。

篱下寄居非得计，瓶中供养更堪哀，
何如大野友寒翠，迎接霜风次第开。



梅兰竹菊

周作人

梅兰竹菊这四种“花”，不晓得叫什么“名堂”，大约是古已有之。据我小时候的记忆，看过《芥子园画传》，不记得是第二集还是第三集了，总之是顶没有什么意思的一集，是这么专讲这梅兰竹菊的四本。它讲的不及山水和人物的好玩，但是那东西或是比较好画的缘故，也或者是别的理由，更有许多人爱好它，喜爱这四样特色。

梅兰竹菊总之是东方的东西，不是西洋的。你只看它一副东方的神气，穿的好象是丝织品，不是一套棉衣的衣裳，全没见一点时髦气。说没一点时髦气，或者不妥，但不见俗气，和那毛茸茸的所谓洋什么相比，总还可以说不是旃裘之民吧？我们且来考究它们的来源。竹大约最早，见于禹贡，梅出在诗经和尚书，兰也见称于离骚，只有菊花最晚出，见赏于陶渊明，已经在东晋了。其实这竹的见





称赏，也始见于三国的魏末，菊花在尔雅里也有这个名字，不过不曾欣赏它的“秋菊有佳色”罢了。

它在外国的名字，也证明是外来的。在日本只有竹是热带植物，它原来就自有，有“多介”这名字，其余的梅兰和菊都没有本名，至今全是用的汉名了。想来现在的日本生物学者，拿了些和制的名字象“小敦盛草”等，请中国利用，或者是一种报答之道欤？——没有汉名，就是没有名字，想必是带了本地的名称输入去的了。在西洋我们也只有竹不能够知道，它的学名“班部”是南洋的，这与中国字的象形同样神秘。其余菊最佳妙，因为定得适当，义云黄金的花，梅花却不算好，名曰普路木纳，但这字后来考证出来乃是李子，一定硬说是梅，可说是“李代梅僵”了。至于兰花尤其不佳，它在中国被称是王者之香，无人自芳，但其在国外却未被看重，他们称之曰俄耳吉斯，直译出来是宰丸草，说它的根带着小块，这立名非不得当，倒是很有天真烂漫之趣的。但是现在这总已没有办法，兰科植物在学名上只可说是俄耳吉达刻俄斯了。

但是梅兰竹菊在我们中国，还自有它们的确定的地位的。不过这也有地域的限制，因为它这是风土如此，没有什么办法。竹子生长黄河以南，到了北方风沙之地，有点长不惯，所以种竹的秘诀，以

根实不动摇为第一。“此君”之被尊重，也是在东渡之后，梅子从前只重在调味，说什么暗香疏影，也还是孤山处士的影响。兰出了山，很是娇贵难养，菊若是满天星之流，还不妨随处乱种一番，若是有了别名，便也非有个别名的花园来培养不可。所以由我个人来说，这两种都不是我所能搞得来的，无宁是梅与竹可以一定不动的种着看看。不过，“种花一年，看花十日”，看梅花也不过十多天光景，此外一根老树，也没有好看的地方。那末，还是种竹好罢，这个意思有个朋友别号竹庵，他一定很赞成吧。中国不是到处可以有竹的，那末这也需要择地，我们在北京的人想看竹也不成，还是翻看画谱里梅兰竹菊也罢。





蛛丝和梅花

林徽因



拾得
袖香

名家笔下的「花」

真真地就是那么两根蛛丝，由门框边轻轻地牵到一枝梅花上。就是那么两根细丝，迎着太阳光发亮……再多了，那还像样么？一个摩登家庭如何能容蛛网在光天白日里作怪，管它有多美丽，多玄妙，多细致，够你对着它联想到一切自然，造物的神工和不可思议处；这两根丝本来就该使人脸红，且在冬天够多特别！可是亮亮的，细细的，倒有点像银，也有点像玻璃制的细丝，委实不算讨厌，尤其是它们那么潇脱风雅，偏偏那样有意无意地斜着搭在梅花的枝梢上。

你向着那丝看，冬天的太阳照满了屋内，窗明几净，每朵含苞的，开透的，半开的梅花在那里挺秀吐香，情绪不禁迷茫缥缈地充溢心胸，在那刹那的时间中振荡。同蛛丝一样的细弱，和不必需，思想开始抛引出去：由过去牵到将来，意识的，非意